

马华文学作品集

方修编

1. 小说(战前)

1919—1942

《马华文学作品选》

出版前言

(一)《马华文学作品选》是一套小型的丛书，全套八册，战前（一九一九——四二）及战后（一九四五——五六）各四册——小说、戏剧、诗歌、散文。所选的作品，大都是拙著《马华新文学简史》及《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里面分别提到的，目的在方便这两本小书的读者检阅有关的原始作品。所以这几册小型的选本也可以说是上述的《简史》和《初稿》二书的附编，没有任何创意，也少有新的资料，完全是为了一般读者、特别是青少年学生的需要或实用而编辑的。

(二)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初期，为了配合“马华新文学史”的教课，我曾先后编了两套大型的马华文学作品的选本，由新加坡世界书局出版。一套是《马华新文学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二），共十册。另一套是《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共四册。后者原定也是十册的，但因书局改组、主持易人、我个人也不再搞教学工作，终于没有全部编完。要说作为《马华新文学简史》及《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二书的补助读物，这两套大型的选本可能是更理想的。但这两套书本来印数不多，书价一度不太廉宜，不是大多数青少年读者所负担得起的；而且最近坊间存书渐少，已经不易购得了。因而，把《大系》各书重翻一遍，精选一下，出版一套同样属于文学史参考资料性质、书价又比较大众化的小型选本，看来客观上是有需要的。

(三)其实，早在《马华新文学大系》编纂之前，大约是一九六七年初吧，我已为世界书局编过一套小本子的选集——《马华新文学选集》（一九一九——四二）。当时打算编出六册：小说二册，诗歌、戏剧、散文、理论批评各一册。后来由于书局方面决定扩大出版计划，改为编纂《大系》，这套小选集仅出了小说、诗歌、戏剧三种四册，便中止了印行。不消说，那几种已印出的小册子，也早就绝版了。所以，就某种意义而言，现在的这一套《马华文学作品选》，也可以说是前时的《马华新文学选集》的新版与续编。当然，编选工作是从头来过的，书的内容与体制都不相同了。

(四)本丛书所选录的作品，其写作的时代背景或作者的历史贡献，大多分别在《马华新文学简史》和《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中谈过了。但为了方便读者，新的选本还是特别增加了“作者简介”和“作品简析”两个项目。前者仅就所知介绍了一点作者的生平，后者略述有关作品的一二特点，有时则作几句注解或评说（这里的“简析”其实也还是“简介”的意思）。读者可从这些资料与《简史》及《初稿》二书彼此参照，互为补充，从而增进对于马华文学史实的认识。至于这两个项目的内容的更进一步充实，那是属于作家辞典的编辑人和文学艺术评赏家的专业了。

(五)本丛书的编辑缘起是十分偶然的。最初是我和董总成员李华联先生在新加坡晤面，聊天的时候，提及独中学生统一考试，近年出现过若干关于马华文学的试题，我说这类题目看似容易，其实是很难答的。因为学生们多数只是看了一两册文学史著，没有机会阅读到原始作品，对于作家作品印象不深，那就必然不够资料来做答案。不像中国的古典文学或现代文学，如李杜的诗，韩柳的散文，鲁迅、巴金、老舍、曹禺诸家的小说或戏剧，几乎随时随地可以买到，大家平日多少有了些接触，那么，答起考题来，拉拉扯扯，总会有些话可以说的。因而，马华文学史方面，至少应该有几册原始

作品的选本作为文学史著的补助读物，否则学生恐怕要视这一类的试题为畏途了。我和李先生闲聊的是关于学生的考试问题，所以不觉对于马华文学部分多说了些话，实际上并不曾准备再来做这种对于我来说已经颇感厌倦了的编辑选本的工作。（我个人的计划倒是花三几年的时间来编写一册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星马文学小史）没有想到李先生却把我的意见很快地向董总的有关负责人反映上去，而独中统一课程编委会的执行秘书陈清德先生更立刻作出决定，要我来负责这一套选本的编务；其间又派了董总出版小组的爱薇女士出星和我作了一次面谈，初步落实了这个出版计划。爱薇女士也表示出版小组的人员会抓紧排校、印刷等工作，如果交稿方面没有问题，全书八册，肯定可以在二年内陆续出齐。这样一来，我只好搁下个人的写作的小计划，把仅有的一点时间用来配合董总的这一项印书的安排。因此，如果这套小丛书能够顺利的推出，那可完全要归功于李华联先生的热心的促成，陈清德先生的明快的决断，以及爱薇女士等董总出版小组同人的通力合作，这是应该特别说明的。至于我自己，老牛破车，只能勉力而为，追随诸位干劲十足的壮年人的骥尾而已。

方修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五日于新加坡

目 次

1· 出版前言

4· 目 次

6· 洞房的新感想

双 双

10· 两青年

林独步

20· 人间地狱

陈桂芳

24· 一个车夫的梦

李垂拱

28· 乘 桴

陈晴山

34· 猎 狗

罗依夫

40· 红溪的故事

李梅子

46· 铁 牛

慧 聆

56· 生活的锁链

浪 花

74· 拉多公公(节选)

海底山

88· 生与罪

曾圣提

98·五兄弟墓	曾华丁
104·梯 形	吴仲青
112·生活圈外	曾玉羊
124·他的美梦醒了	枕 戈
146·橡林深处	一 村
156·通舱里	瞻 睇
164·南京人氏	流 浪
172·八九百个	乳 婴
194·金叶琼思君	陈 南
204·非英雄史略	上官豸
224·转 变	李蕴郎
236·白 蚁	铁 抗
260·弃家者	老 蕾

作者简介

双双，生平不详。他和以下将要介绍的三位——林独步、陈桂芳、李垂拱，都是马华新文学萌芽时期（一九一九—一二五）的小说作者。

作品简析

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第一篇马华小说创作，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底的《新国民杂志》副刊。小说中没有人物的刻划，没有故事的描写。只是通过两个青年参加一个朋友的婚宴时的一席谈话，讨论一个问题：一些做了盲婚制度的牺牲者的现代青年，应否提出离婚，然后自由择偶？

这有点类似五四初期流行于中国创作界的一种“问题小说”。不过它写得比较粗简，只能说是问题小说的雏形。

洞房的新感想

● 双 双

西 乐悠扬，万头攒动，在春雷似的拍掌声中，走出一对玉人，俟相赞礼毕，送入洞房。众宾客都带着笑容，有跟去闹新房的，有围着谈论新郎新妇的羞态的，还有那些女人，笑得前仰后合的，小孩子们学着行礼的，连那乞丐也满面堆着笑容，把冻饿都早忘却。

不料这喜气充盈的屋子里，却有一人向着壁角，低头长叹！从旁边又走过一人来，向他肩上一拍，笑道：“鹤朋，你又在此发什么呆呢？今天这样热闹，也应该跟着快乐一下子才是啊！难道你真个只有愁的工夫不成么？”一边说一边拉向新房走去。只听一阵笑声，新郎跑了出来，向他二人说道：“石声，你死命拉住鹤朋做什么？他面色很不好，你同他到新房去坐坐。他们不许我和新娘说话，把我赶了出来，此刻我是不能奉陪了。”说罢自去。

鹤朋说：“我们到楼上去坐如何？”石声见新房中人都挤满了，便依他走到书室里坐下，看看四下无人，便问道：“你常常说要离婚，到底怎么样了。我劝你还是将就些罢，现在吃这婚姻不自由的苦，像你一样的人，还多着呢！难道一个个都去离婚不成么？况且我们尚没有干一点事业，专从这小处着想，也是不应该的啊！”鹤朋道：“你的话何尝不是，但我总觉得做人毫无乐趣似的，将来倘能在社会上做点事业，

把我爱情发泄在事业上去，或者可以得点乐趣，也未可知。至于离婚念头，我是早已打断的了。去年我为这椿事，同周静甫商量，他说：现在社会的风气这样闭塞，慢说父母亲族不许提这离婚二字；即提出去，那不相干的路人，不问青红皂白，先要痛骂一顿。法庭里准不准还是一个问题；即使是准了，你也应替女的一方面想一想才是啊！社会上一般人对于寡妇再嫁，还说她没廉耻——那男人再娶，以及三妻四妾的，都还说是应该，此等事虽没有丝毫公理，但现在的女人那里逃得出这恶习惯的圈子呢？离了婚的女子，是更不必说了，男的再娶，女的便要守一世的活寡——我们做男子的心已不安，万一女的寻了死，那时男的良心上觉得怎么样？我听静甫的话很有理，所以我这理想的室家之乐——算是绝望了！”

石声说：“静甫不是另娶了一个么？你既信他的话，何勿学他一学呢？”

鹤朋道：“你还不知道？静甫做了这件事，精神上也不免受了一种痛苦，他常常对我怨他自己志行薄弱，又说他以后便没有提倡女权的资格了。你想静甫做了十年的鳏夫，现在还是自怨自艾的，这些痛苦都是谁给他受的呢？我以后的大愿，便是打破社会的恶习惯，什么“男尊女卑”啦；“女子无才便是德”啦；“婚姻听诸父母”啦；此等说话，还有一点儿理性么？但我此刻既不能离婚，又不能另娶，要是为人道主义，勉强去做夫妻，我又装不出这虚伪的爱情，要是独身主义，我却明明有了妻子，你看我成什么一个人呢？”

石声忽笑道：“你便像封神传姜子牙的坐骑四不相！”说得鹤朋也笑了。

石声道：“我和你到新房喝点酒解解愁，好么？于是二人下楼，走到新房里，看见喝酒的大半都认得，众人也请他们坐下。鹤朋喝了几杯，精神一壮，看见众人都是兴致淋漓，便把满腔心事从新勾起，用眼向新房四壁去瞧，心中掂念道：“他

们今日是喜气满门，和我当初新婚的那一天一样，但不知道一个月后，又将如何？咳！社会上的人也不管旧习惯成绩好坏，只顾盲从，为儿女忙嫁娶，却断送了毕生的幸福！”

（载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廿三——廿六日《新国民杂志》）

作者简介

林独步，一九二一年前后出现于马华文坛，是本时期的最重要作者之一。除小说外，也写诗歌、散文、理论批评。他是日本的留学生，二十年代中期曾任新加坡南洋商报的主编。

作品简析

《两青年》是林独步四篇连续性的短篇创作之一，主人公同样是两个在中国念完大学回到新加坡来的侨生青年。这四篇连续性的小说是：《珍哥哥想什么》、《笑一笑》、《两青年》、《同窗会》。其中以《两青年》较有社会内容。作者在这里提出他对于婚姻问题的看法：只有夫妇双方经济地位平等，谁也不靠谁养活，婚姻与爱情方能真正的巩固。此外，小说中还提出一个“南洋共和国”的构想，也是很值得注意的。

两 青 年

● 林独步

早晨九点钟，维珍的妹妹，到英文女学校去了，他的弟弟也到国民学校去了，他的父母也在BU坡还未出来，家中很寂寞，时时听见佣妇在自来水下洗衣的声音，他一时要找他的朋友刘振成，就从后门出去了。

他坐人力车到了郊外，就下车步行。

路的泥树，葱笼映入两眸，那翩翩小鸟，或在树枝上，或在电信柱，嚶嚶乱叫，草下的露珠，受了朝阳，好像钻石似的，发着灿烂的光彩……

最危险的，是突然而来的摩托车，他谨谨慎慎，走了半里，才到振成寄居的梔园，他见园内两个脸圆而黑的小孩子，在椰子树下挖土穴，他问了他们，知道振成在里面，就把名刺托那年龄大的通知去。少顷振成出来，满面推笑，在数步前，就嚷道：“维珍兄！多早晚回来了？”

“来了三天了，好容易到今天才找到你！”

“我以为你和我绝交呢！因为你写三封信给我，我未曾答覆你！你生气吗？但是你要和我绝交，我却不肯给你绝交呢！”

“很生气啦！只是我和你绝交，岂不是连一个好朋友也没有！”

两个说了，你我一看，微微笑了。他们两个的人影，随

着他们的步伐移动，只听远远吠着狗声，园中沉静如夜，一种幽寂的妙处，是街市中所无的！

到振成书斋，见他桌上的书桌，列着好多书籍，壁上挂着格兰斯顿、孔子、康德、耶苏、苏格拉底、嚣俄……各名人的肖像，中间插了三四张风景画，左窗边的時計，唧唧响着整齐的拍子。振成开了后窗，把空气引入，就去倒茶，维珍一面脱外衣，一面说：

“你壁上都是哲学家、宗教家、文豪、政治家……到底那一个是你的目的？”

“岂敢！我要把他收起来了。”

“我告诉你，你可做个格兰斯顿，你很果决，又很雄辩。”

“人们在年少气锐的时代都有一种野心，今天要做伟人，明天要做哲人，后来倒是成个庸庸俗物呢！我想还是做俗物较容易。”

维珍笑一笑看出窗外说：“此处很有些田舍的雅致，来修养读书很适宜。”

“是的，但是在星洲郊外，我可以住惯，若是在离星洲过远的地方，我就不行呢！我的脾气，动了，就好静，静了，就好动。一个礼拜，至少要一回下坡逛逛才快活呢！”

二人正在谈天，猛听有女子和男子的口角，杂着孩子的哭声，二人急跑出来，见守柅园的李福，和他老婆拌嘴，因为昨天在门前，晒了好多的柅片，晚上忘收起来，失了一半，两个你赖我，我赖你，就不和起来。李福大声说：

“也是你督责不严，所以到这样，你真是要我做乞食！”

“你不过赚了一点点的钱，给人死又不得，活又不得，比不上人，还要耀武扬威，打子骂妻。”

“……………”

“……………”

两人一往一来，一个攻击，一个防御，胜负未决。

又听见他的老婆转防御为攻击说：

“你前日到我母家，怎样说过？我本来知道你很会生气，永不能改！那时我说一定不来，你何等好嘴，哀求我母亲做主，督促我来，说你以后不敢生气！这时又闹起来……我此一去永不来了。”她说了就要去撕挡她的衣服，李福害怕起来，牵她的衣裙，陪个笑说：“我一时糊涂……一点点的泥片，这当什么，又叫你费心！好人不要生气。”

振成在窗外见了，瞅着维珍，掩着鼻子，拼命要笑出来。

她又尖着嘴，吊着眼，气愤愤坐下，李福又百般的温言款语来劝她，两个始再结了和平条约，各自作事。

一时李福出来，振成嘲笑地说：

“李福兄又战败，李福嫂太利害。”

李福听了，把镰刀一摇说：“将来你的先生娘……。”说到这里才要继续下去，见振成左边站着一个人，弯腰微笑，就紧用他语掩过去说：

“刘先生，今日下坡吗？”振成觉其意，带笑说：

“停下去。”

李福去后，维珍说：

“了不得，我想这两个必定常常反目。”

“他们虽然时常拌嘴，但是两个都是保持对等的地位，和那中等以上人家，丈夫看老婆如奴隶的不同……你看，近日家庭的怪状，比从前更滑稽，有的单单把新郎新娘，拉到公共团体，举行个皮相的文明结婚式，就以为是完全的文明婚礼。其实有的两人未结婚以前，见过一次脸也没有，和旧式的凭媒人之言，捉迷藏的危险恶姻缘一样呢！有的男女两个是不同意的，没有感情的，这样文明结婚，可以叫做‘强迫的文明滑稽结婚。’像我的妹妹秀华，和那畜子似的天赐结婚，也是两人同意吗？然而他们公然在××教会，举行文明结婚来骗骗人，戴个自由恋爱的假面具。”

“真是可叹，无论什么好的精神文明，跑到我国，倒成虚伪的形式，给恶人利用，可惜那端丽的姑娘，倒嫁给那个

丑恶的浪子。”

“她的父母本来是老顽固的，那也没有话说，最奇怪的是那自任是文明的证婚人××，介绍人×××……他们明明知道是恶姻缘，也代他们弄个不自然的文明结婚。”

“我很希望，那些热心可敬的，代人举行文明结婚的先生们，以后对于结婚者的实际感情注意一点，才不致给恶人利用。”

“我想要得真正自由恋爱，健全的文明结婚，非从男女交际自由入手不可。”

“是的，这样形式的文明结婚，一定要得男女交际自由，得充实的互相理解，始可名实相符。”

“我初到春和伯家里，见秀华很憔悴，设使没有那两只聪明的眼睛，几乎使我不认识她，她真是个完全没有缺点的女子，若要说她有缺点，太温柔，就是她的缺点。她的父母也很反悔，决定要她和天赐离婚。”

“振成兄，她在结婚以前，你怎么不警告她的父母？”

“那时我二哥，已经移家到檳城，我很少来星洲，况且我那时还未回家，你所知道的。”

“听说秀华和天赐是姨表，是不是？”

“是是！所以造成这个恶姻缘啦。秀华说：当时反对的时候，她的母亲说：‘少年人，谁人没有放荡的事，一结婚，自然会改过，女子是有劝告丈夫的职务……。’你看，旧家庭都视女子如胰子，男人在外面，传染着淫溺秽褻不堪的不洁，叫自己妻妾代他洗濯呢！”

“天赐不但是个浪子，就是模样也配不上秀华。”

振成听了带笑说：“她自然也不喜欢那肥胖的天赐，然而她是年轻的中国女子，那敢像西方的女子，公然说她不喜欢呢！不过藉别方面反对就是了。那混账的天赐，昨天又来我春和伯家里，说要和秀华讲话，秀华听了，怕得面如土色，叫着我：‘振成！和我一块去哪，我很怕。’我看她怪可怜，

同她到客厅，她坐在我身旁，动也不敢动。那天赐说：‘秀华，你一定不到我家吗？’秀华好像老鼠怕猫子，看也不敢看他，后来把头抬起来看我，好像叫我代答似的。天赐见她不敢答应，又迫着说：‘为什么要和我脱离关系？’我那时禁不住说：‘她和你脱离关系的原因，大概你也知道的，就是和你作夫妇，没有幸福呢！’天赐睁起两眼说：‘我不是和你讲啦！’秀华见了说：‘现在我的事，都托我的振成兄主意了，他的话就是我的话。’天赐失望似的说：‘和我作夫妇，怎么没有幸福？’秀华又抬头看看我说：‘振成兄，请你再代我说哪。’哈哈！我那时不得不做个无代价的律师呢！我便代她说：‘因为性格不合，没有爱情，所以要和你离婚啦！’天赐听了，气得一身乱颤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振成教唆你和我脱离关系哪！怎么性格不合，没有爱情？你自己说——。’那时秀华一时勇敢起来说：‘要骂就骂，要打就打，天天到公馆、妓楼、嫖妓女，看我也像妓女……这也叫做爱情吗？难道你不知道和你结婚以前，就很讨厌你，你和我结婚，是不自然的结婚。’嘿嘿，我知道那时候，假如在天赐的家里，必定饱他老拳，但是现在他却垂头丧气，站起来，一言不发悄然去了……。说到这里，我觉得李福夫妇俩幸福，他们两个虽然智识低一点，时常不和，却是夫妇都居在平等地位，我起初看他们不时拌嘴，以为他们夫妇是很苦的，后来见他们好像小孩子，一时口角，一时又相好如初，说说笑笑起来。后来我告诉李福：‘夫妇是平等的，女子不是比男子劣等，不过在生理上，先天是温柔软弱一点。女子有女子的特色，男子有男子的特色……。’他现在已经理解这个道理，有时还会用心理学的操纵法，来待遇他的老婆呢？当食酒的时候，就叫着他的老婆说：‘阿环，你可喫一杯，我一个人喫很没有趣味！’有时他见他的老婆扫除，就说：‘阿环，我代你扫，你休息罢。’于是代她做工。这是他对我说的。他并且说：‘他的老婆，受他的褒奖，

非常欢喜作事，而且越发尽力呢！’他们现在很幸福，李福这个东西，很会装诙谐，很好顽，他的老婆也很伶俐，嘻……嘻……”

维珍听了振成这篇长话，也微微笑说：“你这样论评很是，李福现在能够用这样的方法，得到家庭的幸福，大概是你指导的功绩了。但是我看今日的状况，必定时常拌嘴，你的义务，还是未尽呢！”振成把头子摇摇说：“呵呵！你不晓的，夫妇有时要拌嘴，才有趣味，若是客客气气，反太寂寞了。”维珍听了呸了一声带笑说：“岂有此理。”

两个一面对谈，一面行，又向园子进去。

维珍把振成的稿子一抓说：“你近日有什么著作？”振成说：“维珍兄！我真失望，我自己调查数个月……及至看了外人的关于南洋及我华侨状况的著作，比我知的更详细……我真惭愧且失望！我前日已经把我的原稿抛弃了，我知道这个事不是我做得到的，纵然有时发表一二意见，大概人也视之为小书生的小见，或做‘纸上空谈’罢了。以后我不做此以拳击壁的浪费了。”维珍说：“你不要馁志，外人调查过的，你可以不必调查，你只调查外人所未调查的。”

“不，不，我知道一个人决无成效。”维珍又把原稿里的“未来之南洋共和国”看一看，笑笑说：

“这种理想很有趣，什么时起稿的？”

“从前的旧稿，我以为此稿可以暂且保存，后日慢慢再续……但是现在要变方针……”说了带着兴奋的神气，一面穿外衣一面说：“我们下坡去罢。”

两人关了门，一同下坡……至下午，振成和维珍到黄家，刚要进入门，见里头走出一个女子，好像要出门的样子，见了振成忙把身子一转，又向里面去，手理着衣上的皱纹，再上楼去，维珍见了叫着说：“月霞月霞！”他置若罔闻，一步紧一步，走上去了。

振成心里自想：“这个女子，这样怕生人，必定是个不